

223

1-3

此孔子家法于聖心法也

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貫相表裏也

君子於一念獨知之地內自省察必期有善無惡而無一毫疾病方安於心而無惡夫不疾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猶出於外

上文言詩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此節言人所不見處甲首章謹獨意下節言已所不見處申首章

恐懼意潛伏即隱微意孔昭即莫見其顯意引詩言獨之當謹不曾說着工夫內有二句正言謹獨工夫內即獨省即慎內省二字

念初萌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疾不疚則賢之初心無妨方能無惡於志不疾無惡即人所不及處內省正

不見處不可及不是贊詞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磨滋暗長無用方處矣此章從下學進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

慎獨是末章工夫戒懼是體工夫其實戒懼句得慎獨真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詩小言魚比指獨說

無時之而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此由上節之動察而進之於靜存也屋漏乃至靜之地屋漏上為圓瑗以通明便是天人相接處亦指神而言尚庶幾也是警詞見必

靜不雜以妄所謂靜是也蔡氏謂上節人所不見此節已所不見蓋不動不言念頭未萌即已所不見處也上文謹獨猶是謹之

於言動之初此并謹之不動不言之情人自是更進惟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對是主敬之全體須兼動靜言然畢竟是以靜包動

却重在盡頭處說故下承此節而遂言其致首章從道理原頭上說來由天命之性說到天地萬物皆故先戒懼而後慎獨乃由靜而

到動此下學做工夫說起從外面一節收斂一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先慎獨而後戒懼動說到靜處則為己之

功可謂密矣

奏假節○君子為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及於人矣詩曰主祭者雩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凡在廟助祭之人亦皆

化之時靡有爭競而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即有是化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一功以達於

自然有所景仰而勸於為善不待怒以示威世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敬畏上之

也德盛而民化其效如此

此下二節雖以敬言却不重言只重言無言靡爭通指眾人此



說則奪吾心之奇之統一

其效也此處原有德在益不覺民動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與下節總承謹獨戒懼來

此節德與效尚淺下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賞怒亦聖人所不廢但敬慎所

不顯節然不賞怒而民勸威猶有勸威之也詩曰天子有幽遠之德則

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是恭時時

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即百辟刑之此中立

上

和是自然威也恭即是德總上微信

然不自知其恭也

天下兼臣與民言平是說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德則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此章以下

不言之師

成人之言此引前言之遺遺以起下先王之法

酌之為故率由無愆諒惟其同悉月也故率日而無愆也遺先王之法即是率由舊章過字即前意遺之者既不變亂舊章之不因循廢弛所以無過

聖人節之大先王之法所以當遵者何也以前王聖人也聖人欲為舉以和天下之用既竭盡其目力以察之凡方員平直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目力之善也即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耳力之善也即繼之以和既竭盡其耳力以聽之凡五音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耳力之善也即復性既竭盡其心以圖之凡仁天下之道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心思之善也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為之則田里以厚民生立學校以正民德使澤流當時法傳後世而仁覆乎天下矣聖人仁政之法其善如此此所以遵之而無過也

此正言先王立法之善以見不可不遵也亦以上二段引起下段因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一統說聖人二字貫三段前規矩六律以用法言此則以立法言也此聖人不與公輸等相王公輸等所用之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者也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不竭則經緯不精不繼則規矩不備尤重繼字繼正續耳目心思之所不及心思既竭何從見之以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繼繼也繼之句正連下讀蓋本文意原重制法一邊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兼聖人本身在內不專指後人用法者說本文止言覆天下而註兼及後世一層者大可以該遠也此繼字該規矩準繩六律與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也二不可勝用仁所

為高節之聖人立法之善如此為者有所當因也故曰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泉者則易成也為下者必因水澤以水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為之則進而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無功

四書合講

雅假樂之詩也雖循也真典法行不過美不遺而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大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為下必因水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者必因丘陵為下者必因水澤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意旨至此論

卷四 二 英德堂



今先王之道就是仁愛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是食丘陵以為高食川澤以為廣而所

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豈可謂之智乎甚矣二政之偏也

此節意蓋上既竭心竭一民而以下二句興起下六句重一固守則上行

字遵字意也因先王則過而不攻不曰先王則過而無過則在旁遂見此

以上兼君臣在內下方分言君臣

是以節○為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而為仁者則

澤生民法後世其責乃為不虧直高位初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破壞先王之法而

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是以二字承上因先王來上句不重只重下二句以開下節意字含被澤法後意

播惡於衆昭下節看便明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字說來

上無節○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為

君者所施政事皆任私意而不以道理揆度其害是在高位而不仁也由是播惡於

衆則下而為臣者亦放縱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制自守矣無道揆則朝廷之上政令

乖張雖有道而不信無法守則百官之衆職業不修亦有度而不信免朝不信道則

在位之君子必肆志妄行犯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無位之小人必罔上而作奸

犯刑法而不顧免其播惡於衆如此其國必亡其所存者亦幸免而已

上無道○正言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意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是播惡於衆

之實註以義理揆度事物即以仁心行仁政也上以君言下以臣言二句過下玩

註由字故字可見朝不信道一句以心之義法言君子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

朝謂朝廷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統內外各衙門說信如憑信之信不信

不是不知得只是視為泛常之意君言指凡有仕者此朝字浸說在廣小人專指

細式是從百工漸下下來犯義言為非義之事犯刑不必有人刑之只是於刑

有犯下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得一一刑之玩註則字兩而字朝不信道一

可只就無道揆二句說君子犯義二句之從下句出一步俱分頂說

見相國之勢是如也

郭節○

以仁心仁聞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行先王之道

在高位者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

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仁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

闢

郭節○

郭節○

郭節○

郭節○

郭節○

郭節○

郭節○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皆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楊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荷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魯魯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

當作聖字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義氣出來以此三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釐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  
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黃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求

孟子卷之一

公孫丑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季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爵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一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孟子言全旨○此是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乃孟子一生本領見惠王開口說利而即以仁義正之第三節是一章之綱末節結應中間利與仁義相形正見利乃所以為義仁義乃所以為利而文法錯綜轉掉活脫即此可知孟子文章之妙

孟子節○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一旦梁惠王以卑禮厚幣來聘孟子因往見而報之蓋莫其道之可行也

惠王當時必以禮聘孟子故往見以答之非泛泛招賢而孟子遂輕身往見也故或問謂答其禮但答禮意輕重在欲行道上

王曰節○當時王道不明人惟知有利而已故王一見遂問曰叟今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深謀長策以利吾國而使之富且彊乎

叟字當連下句讀亦字與戰國策上對說利字指富彊不是財利

王何節○孟子對曰王誠留意於國何必以利為言哉治國之道不外一心本此心之德以愛人則有仁本此心之宜以制事則有義亦有仁義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也

仁義乃人心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意此二句只就理欲上看出兩節方直陳利害出來人性有立而獨言仁義者蓋言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以仁對義而言則仁是體義是用以仁義各有體用而言則註中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

何以節○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正以求利必有害也蓋王乃一國之主而大夫士庶人之表率也王若惟利是求曰何以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八皆效尤為大夫便



曰何以利吾家為士庶人便曰何以利吾身上以利取下下以利取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地位相近則交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先王制地定法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而得百乘焉所得不為不多此正義之所在而可以相安矣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縱欲貪

壓不弑其君而奪之其心未肯壓足也求利之端一開而其害之可畏如此通節首一句最重正是求利處下皆求利之害也大夫曰士庶人曰俱根上一句說乃上倡而下應意三曰字俱心口相商念念不忘意三何以字見各人深謀秘計所在上下交征利總承王曰句是上征乎下大夫曰以下是下征乎上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國危句雖收上交實起下面下四句正國危之實上千乘當言國而曰家者因萬乘稱國故避而稱家君臣之別也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論二取字作得字看此三句只承上味嘆以起下二句義字即根上三句說上下各有其分而各安於分之所應得便是義故不言仁而言義先利即是後義無兩層萬取千焉五句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四句後義先利雖主下之人說却跟上好利來不奪不壓即上弑君意便見不止遺親後君了看矣字一頓苟為二字一轉緊要歸在後義先利四字上悖入悖出求利之害不止弑其親弑奪其夫者耳舉大夫則士庶人可知以仁義導主固是本旨但王之溺於利者已深若不痛除求利之害則仁義之說亦終未必其能行也故此節深破尚利之心而下節以仁義之利繳轉便收入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重在破利也

未有節○若夫仁義則不然使人君躬行仁義以倡於上而大夫士庶人皆化而為仁義仁則必愛其親將見其心惟知有親矣夫不仁而遺其親者有之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義則必急其君將見其心惟知有君矣夫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其親人皆敬其君國家之利孰大於此而皆自仁義中得來則仁義豈非利也

止說利奪則無君無親極矣若夫仁義則無此禍未有二字是上文而此言之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壓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論語集注卷之四 仁義之性者來仁主於愛愛其切於愛親義主於敬敬其先於敬  
者故不遠而後者也二字全是指點語氣仁義固是利然使因利而後為仁義則  
立心原從利起早已不是仁義了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  
利來其說乃無弊此註於躬行仁義之下必補而無求利之心一句蓋本塞源  
而救其弊也本文仁義本指在下人說而註必自人君躬行仁義上說來者蓋上  
言求利自上而及下故此言仁義亦自上而及下也上弑奪之禍皆由下起而倡  
自王此不遺不後亦從下說而倡自上故下緊接亦有仁義歸結在人君身上來  
註仁義未嘗不利及躬行仁義兩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及註中仁者義者不同蓋  
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仁義未嘗不利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利字不同此利字是仁義  
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無害而有利上利字是仁義外之利人欲之私也故無利  
而有害其下化之下字包大夫士庶人在內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  
兩下緊相對照

王亦節○夫仁義之效既如此求利之害復如彼則天理人欲之間闊隔治亂安危  
非細故矣王志欲圖治亦惟曰仁義以收尊親之報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啟危亡之  
禍哉

此節用前語倒轉蓋前節緊接惠王言利來故先以何必曰利一句截斷而後進  
之以仁義此因上文但言臣民化之之效而於人君躬行仁義之意未嘗說出故  
緊接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以勉王倡率於上而再以前何必曰利一句作結直應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一問針鋒對照絕無掩飾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意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孟子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  
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王立章全旨○此見人君當公其樂於民之意通章關鍵在借樂獨樂上此節一章  
大指三節指出一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之訣四節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之故一法一戒重法一邊兩民字尤宜著眼

王立節○孟子一日進見梁惠王時王立於池沼之上顧視鴻鴈麋鹿因問孟子  
曰吾聞賢者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遊其亦樂天此乎

立字顯字平看曰字連下讀賢者指君言與齊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不同此字兼  
所立所顧說玩亦字字語氣是意賢者未必樂此乃疑詞非斷詞

賢者節○孟子即迎其機以對曰王勿謂賢者未必樂此以臣觀之正惟賢者而後  
樂乎此若不賢者雖有此可樂亦不能享其樂也

賢者不賢者內便含下借樂獨樂意而後樂此雖有此不樂內便含下能樂豈能  
樂意故曰一章之大旨孟子見得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耳既不  
說賢者不樂此以拂其欲也不說賢者樂此以縱其欲只因其所欲引導他使他  
不知不覺歸在正路上去其善於引君類如此

詩云節○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百姓已都來攻  
治不終日間就建成了雖經始之時王恐勞民每戒合勿急而民心樂於供役如子  
趨父事不召自來所以不日而成也其臺既成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鹿鹿馴伏  
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但見魚之跳躍者充  
滿於池中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為臺為沼宜乎民以為屬已而生怨矣  
今乃反歡樂之且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又樂其囿中有鹿鹿沼中有魚黿  
而歡美之無已夫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則文王能享其樂可知矣而文王所以能享  
其樂果何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使民皆飽食煖衣安居樂業而與之偕  
樂故民亦樂其有此臺池鳥獸而文王因得以享其樂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引詩不在寫景物只重寫民情文王以下五句只就詩詞釋出能樂意歸到與民  
偕樂一句上通節俱言文王之能樂以明上賢者而後樂此句而能樂由於與民  
偕樂此句是最吃緊處靈臺之作所以望氣稟察災祥時觀節勞佚也其下  
有囿囿中有沼故井及之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經始勿亟二句是咏所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致本審  
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 樂者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  
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豢攸伏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以不日成之土故而勿亟句只是叫起子衆成以勿亟而民偏重民樂之意句可  
想見其樂民樂其樂處許氏謂禽魚各得其所見又王德被萬物亦是但此  
意不重只重民樂上於民歎美之辭非文王自歎也靈臺因然而成若神靈之  
所為故曰靈臺則因靈臺而名之也文王以下五句只撮舉詩詞而申言  
之不必與詩詞逐句分應五句尤重歡樂句歡樂固指子來說而謂其臺三句亦  
歡樂中意無兩層也五句雖是寫民情便是文王能樂意了故即接與民言樂句  
以拔山所以能樂之故來借樂註謂能愛其民只是平日惠澤及人使民各得其  
所如治岐之政便是非謂以臺治之樂借民也樂是文王得享其樂而得享其  
樂正在民樂其樂上見故註補曰民樂其樂句

湯誓節○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音樂嘗自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  
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曰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偕亡蓋欲  
其亡之速也以此言觀之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當此  
之時雖有臺池鳥獸安得獨享其樂哉臣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亦勉為賢  
者而可哉

上二句書意在祭下因書泛論不單指樂說與上引詩意就文王言者不同獨樂  
而亦與民就上欲與偕亡句見得此與上故能樂相照

###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靡音憂鵲詩  
作鵲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  
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  
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  
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曰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 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口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  
也時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盡心章全旨○此見人君當盡心王道而小惠不足矜也。好戰節先借喻以啟其明。三節與利四節定制正見王道之當盡心處。末節斥其為政之失。王無罪哉。是通章最吃緊處。

盡心節○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因謂孟子曰。寡人之於治國也。憂勤無怠。盻竭盡其心力焉耳矣。如河內凶。荒則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惡處以就食。又移河東之聚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粟亦如救河內者。然寡人之於國如此。察鄰國所行之政。其賑飢恤困。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加少。寡人之民宜加多矣。乃今鄰國之民不見加少。而寡人之民不見加多。其故何也。毋乃歲凶為殃。民生日減。人力竟無如何耶。

盡心就救荒上說焉耳矣。三字是極至之詞。移民移粟。便是盡心處。移粟是移民間之粟。非自發倉粟也。何也。字即隱然罪。歲見民不加多。分明有死耗意。

好戰節○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夫戰者。兩軍相攻。鳴鼓而進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彼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有走到百步而後止者。或只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而五十步者。乃笑百步者。以為無勇。則王以為何如。王曰。不可。彼走五十步者。但求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曰。王若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矣。盡小惠雖施均之。不能行王道。此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曰。王若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矣。盡小惠雖施均之。不能行王道。此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旨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子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顧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無如累人正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以勝敵為主定之義江勿計猶治以  
道耳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節○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如農時及穀所宜禁凡有興作俟之  
歲冬而勿違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而五穀之收入不可勝食也汚池乃  
魚鱉所聚雖聽民之取必於數畝而禁絕之不使入於汚池則水坑得以長存而魚  
鱉之所出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雖聽民之採必限制斧斤於草木黃落之  
時方許其入則萌蘗於以滋養而材木之所產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鱉而至不可  
勝食材木而至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槨  
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遂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則王道之始事也  
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此王道之始事也  
通節文勢重在王道之始句以引起下節王道之成來區產未制先之以不違畜  
產未備先之以不入樹藝未興先之以時入然雖分三段却以首段為主蓋移粟  
由於食匱故足食為先下二段皆可以充穀者因并言之四時皆有農隙註云至  
冬乃役者蓋講武皆伺農隙若凡有血作則決須至冬也汚池二字平看汚地勢  
自然者池人力所鑿者註與民共之者愛民之仁而有厲禁者愛物之仁厲藩界  
也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及人之食用養生喪死無憾總是人食之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

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畝不  
馬則末矣

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用之穀與魚蟹兼飲食祭材木兼宮室棺槨註分貼甚明喪字平聲是活字言喪其死也也祭祀棺槨說二項乃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王道之始始字全在無憾二字見得見生計植立使人情不至渙散王道愛養親親其根脚已定如此只要從此詳議法制以圖經久而已下法制之備固有許多般然樽節愛養中亦自有政令規條在但朱備耳註法制未備謂未行井田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蟹材木樽節愛養則不違不以其時

五畝節。由是而於王道之詳盡者更須定為經制使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之宅宅之牆下都樹桑以供蠶事則帛有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養勿妄殺以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其耕種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皆可以無飢矣民得其養則教化可施必謹庠序之教就中孝悌之義又申重而議用之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服勞而頌白之民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教養兼舉以至七十者衣息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老稚溫飽禮義修行天下之大莫不望風仰德如是而不能統一以致王者決未之有也至此而王道之有其始者不即於以觀成也耶

此節詳陳王道重上四段末三句推言其效上四段中重百畝一段教從食出勿平看五畝之宅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合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古百畝今之四十一畝也雞豚狗彘人力所養與上魚蟹之自生者不同故專以養老先王非不欲民之少者皆衣帛而食肉也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矣上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一夫受田百畝又須奪其時勿奪與不違同庠序指鄉學謹者屏邪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晉音古滂音烏○農時謂春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吾綱也窾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強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鷹隼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